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禮部集　卷十九 卷二十 附錄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毛鴻儀

禮部集卷十九

元 吳師道 撰

策問

江西鄉試策問一道

國家閫員既廣職官亦衆銓衡進敘專以年勞由是選法多壅簡拔未精清濁渾淆賢愚同貫積久成弊有識患之茲欲澄清吏選大明黜陟俾清濁異流賢愚甄别官稱其任人無倖心或行考課之法或用薦辟之令或

因而增秩或不次擢才凡茲數者樂聞折衷

又　南人

蓋聞天運之不齊陰陽之或愆旱乾水溢無世無之雖以堯湯之盛而猶不免也春秋水旱不雨必書所以恐天災知戒而思備也故臧孫辰告糴于齊說者以為譏其不知豫備九年七年之水旱而民無捐瘠漢人美其畜積多而備先具也國家土宇之廣歲入之豐而調度實繁郡縣寡儲年或不登則所在告匱茫然不知所措

賑救一仰于兼并之家至不愛名器以假之丁未之灾亦可監矣比歲水旱相仍間有樂土民仰懋遷未至大困今夏亢陽徂秋不雨數月江淮南北亦地數千里米價翔貴飢饉之憂兆于此矣朝廷雖設義倉有司漫為文具緩急不可倚也周官荒政十有二可歷舉而講求歟開倉發粟伺得請則常緩不及當早計而先定歟督糶勸分使民重困而無寔惠何術而能周防歟儒者之慮嘗失之過今之灾未若丁未之甚然有備無患亦不

可以緩也繼今而後義倉之政若何而無弊李悝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亦在所當行歟諸君子以經術時務出為世用其毋以過慮為嫌出位為諱悉心以陳将以轉而告之上

又擬二道

問蓋聞時平則修武以畜威世艱則奮武以戡定閑習之有素則臨事足以折衝訓御之有方則倉卒可以無患此經國之遠猷而安人之上務也我朝承平兵久不

試邊徼材武所萃備則嚴矣內郡武臣繼襲者多不更事兵惰律廢殆無所用之去歲西陲小警江淮遣戍命下或羣起剽刼殺傷城邑震擾野無居人部統者莫之誰何甚則縱之為奸未獲分毫之力而良民先被其害事已不敢痛懲務為姑息此風甚不可長也夫政之不肅禁之不嚴其責固有在而法固可舉也竊以為國家不吝爵秩廩食畜之數十年希一旦之用而乃若此則亦素不知教不明于義之故也古大司馬三時教振旅

茇舍治兵因田以及軍事而仲冬大閱以教其全辨鼓鐸鐲鐃車徒旂物之用習坐作進退擊刺之節其法當行歟漢唐舉將帥之科近代習韜畧孫吳書陳校技力之制可捎采而用歟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傳者以教孝弟忠信為先何所寓而施此歟東山采薇出車杕杜之詩藹然忠君親上之誠先國後家之意說者以為序其情而閔其勞悦以使民民忘其死何道而臻此盛歟夫安不忘戰平居閒暇正宜豫備之日文事必

有武備入而訏謨出而敵愾古之人皆是也諸君子講于前代之宜目擊當日之事能不為國家深長慮而有以處之乎悉著于篇毋憚出位

又

問有國家者必稽古以為治為子孫者必視祖以為法是故率祖攸行尹以勉君事不師古說以進戒去古寖遠損益靡常然國家之所宜人情之甚便者不得而改之傳世既久因革不同然良法之巳行成規之具在者

不得而變也遠稽諸古近法乎祖而治道畢矣洪惟世
祖皇帝肇造區夏酌古準今創業垂統缺而未遑者固
有所待傳而可繼者豈無望于後世之人哉有司竊以
為當今有宜復古制者四有宜法世祖者二顧其中又
有可言者願從君子質之常朝之義所以接君臣辨儀
等博咨訪通下情者也今百官入見歲不過宴賀一二
日非大臣近侍鮮得望清光者此古制之當復一也或
謂日日行之慮以為煩間日一朝之制可從否乎諫諍

之官所以拾遺補闕獻可替否不以無可議而弗設也
今臺臣雖有言責靡專匡救之任此古制之當復二也
伊欲以諫設官尊與臺官少置其員而專其任可行不
歟給事中之官漢以次侍中分左右曹平尚書奏事掌
倫顧問唐以隷門下專掌封駁命令務使出納惟允今
雖倫朝列無所關掌此古制之當復三也夫既有其官
則宜思其任抑從漢制為宜歟抑循唐制庶幾納言之
遺三省之舊歟錢幣之法所以權衡百貨貿遷有無歷

代未有偏廢者國朝始行楮幣一再變法幣益輕而奸益生往者與用錢重輕失中已而廢不用夫制法之不善非用錢之咎也至今議者咸以為惜此古制之當復四也伊欲兼行錢幣大矯往失何術而可歟世祖皇帝混一之初開誠布公攬延俊乂南北參用朝輔彬彬咸劾其能用事之臣過為甄别一憲府掾亦屏南士而不用徒乖無方之義而示不廣之量或謂玆乃矯浮薄之弊而為之者今欲法世祖皇帝之參用矯弊之道若何

而無戾歟世祖皇帝寤寐求才間遣徵天下道德魁壘之士名見賜問待以不次之擢當時得賢之盛無與為比或謂近年科目既開又有遺逸之舉便宜不復出不知遺逸之令蓋有意于科目之所不及而徒為文具今欲法世祖之徵士科舉之意若何而無悖歟諸君子平居問學有志當世察于古今之宜熟矣凡此歷代之所以不廢祖宗之所以已行有關于時務之要者是用樂聞啟告以裨政化其毋訾我以六事之外他不及而三

古之上未之誅焉

鄉校堂試策問

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不有先覺何所儆而成德哉故表賢旌善為政所先而考德問業學者所向況于居其鄉不知其人可乎吾鄉蘭溪寔婺之望山川明秀人物效奇古昔槩可知矣世遠失傳若唐徐安貞以文顯近代董少舒金景文以孝著郡志可攷也當宋之南羣彦葷出范浚心箴獨為子朱子所取且有不知從

誰學之嘆而楊子立則又親受業于朱子者今惟語畧一書僅見于世應鏞卲囦皆邃經學今衞湜集禮記解間見稱引而他書無閧范鍾以高科為賢相而言論風㫖述者葢鮮其表表者固如是也未易悉數也風流日微名字僅存有問焉莫知所以對豈非可恥之甚者吾黨未必爾也故竊願聞數公道德之梗槩學問之淵源文章著述之遺軼散落者庶幾感慕振厲之餘將有追高風而彵之山川如作詩書方興罔俾專美于前緊諸

君子是望毋曰是非經史時務之大而何問之迂也

國學策問四十道

問古之帝王資學為先故石渠制决金華勸講崇儒問道有自來矣講讀設官昉于唐世方今建明著為令典積誠啟沃必得其人將在廷儒學之士自充選與抑若河南布衣者亦當進列歟專任兼領孰為當歟員不必備而唯其人歟

又

問律之為書定自唐世國家酌今准古據以從事用之最急者也今學廢不講吏或不知將何以議法而制事哉茲欲倣古置律學授徒定程式以試吏可行與否願聞其詳

又

問江浙鹽法之弊久矣近者貪暴為政壞已至極難槩疏舉姑以今之所急者言之歲課虧額數十萬何以補之售引之積而未售者尚多新者將安所售耶抑配則

重困民減弛則無以佐國用遣官講畫且為此爾智者處之必有佐時之策

又

問隆古盛時禮節修明貴賤有章衣服不貳民志攸定財用阜蕃中世以降澆風日滋敝化奢麗服美于人不為限制推以經久故比者朝廷定輿服之程申刑罰之禁行之且三十年有司稍弛民寖玩愒奢僭益甚今其何施俾之自化請言其本勿隱勿迂

又

問豳風有云二之日鑿氷冲冲三之日納于淩陰四之日獻羔祭韭蓋藏氷出氷説者以為節陽氣之盛其效至于雷風霜雹調柔不怒民不疾夭或又謂此特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不專恃此以為治是則然矣雖非所恃而猶不敢廢何歟豈陰陽之和冥冥中頼其助而人莫之知歟天人相感之際亦學者所當究也彼土牛送寒鑽燧改火之類推此一端足以通之其毋以為不切

之問

又

問至治之世不能無盜唐虞明刑成周詰姦見于命官之典後世從可知矣方今太平無虞而蠻徼蜑丁時時竊發至于興師小者奪攘剽刼道路相望都邑輦轂之下奸人無所畏忌禁非不嚴也而猶若是豈法有所未備歟抑吏非其人而致然歟夫道失而民散民散而盜滋不求其本而區區鋤治禁防之末或者不可歟然欲

求其本則潛消黙化必遲以歲月而目前之害救之殊不可緩其術果安在歟明于當世之務者必有以處此願悉陳之

又

問經載聖人之道史記歷代之事經史者時務之所從出而經又史之所從出也以道制事則經不可以不明以古准今則史不可以不講舍經史而談當世之務可乎今策試之法或止以時務而不及經史不及經史者

豈專以時務為急乎抑雖不明言經史而經史自有所不能外歟猶可置也經者道之所存而事之本也其可置歟有司必不以淺待諸生而諸生之所自待者亦必不爾願聞以袪所惑

又

問先王之世選舉之法書其德行道藝者起于鄉閭容或不公而唐虞以來至于成周數百年間書傳所記選舉有不實之弊逮至後世變而任一切之法若糊名而

較其一日之長者亦可謂至公矣而往往得人不能如古豈立法之未至歟抑有司取人之柄者未善歟

又

問前代任官有辟舉之法資格之外往往得人國朝銓選屬之省部而貴人百司得以薦舉亦良法也近者廢而不行豈惡其干請奔競之私濫冗壅滯之弊而然耶夫舉爾所知豈不愈于不知而用者至于私且弊焉則禁制之未詳爾乃一切罷絶之可乎今欲人無濫舉舉

不失人合乎古之意不碍今之法若何而可

又

問廵尉雖卑官以治盜為職獄事之發端人命之所關非習于法而徤于材不足以為也方今廕入仕者例得為尉當受命為教官者得假廵簡以出夫以不從事之人而治重刑之事未離誦説之書生而當督捕之任毋乃用之失其當歟闕　豈以政而學者不論其素習而能官固無所不通歟今天下之務豈不急于治盜矣

苟非其人何以責其功委任之道試言其宜

又

問先王之治崇本抑末惰游有禁况乎京師者四方之所視效其俗化尤不可以不謹也今都城之民類皆不耕不蠶而衣食者不惟惰游而已作奸抵禁寔多有之而又一切仰縣官轉漕之粟名為平糶寔則濟之夫其疲民力冐海險費數斛而致一鍾顧以養此無賴之民甚無謂也驅之而盡歸南畝則勢有不能聽其自食而

不為之圖則非所以恵卹困窮之意緊欲化俗自京師始民知務本而國無耗財則将何道而可願相與言之

又

問古者胄子之教専以公卿大夫士之子設也今國子學弟子員有蒙古色目漢人之别蒙古色目宜在優崇故沿牒而至者不限遠外而蒙古之視色目尤優牒保者不必其子孫弟姪也遂至滋多混淆壅塞其為朝臣者之子弟乃或待次數年而不得進葢議法之初未料

其弊之至此也今欲循教冑之義而適古今之宜使序進者疏通而無弊其何以處之

又

問京師生齒太衆糴價常貴欲强使之減賤不可得也今歲南船沓至販區盈溢精鑿之米至與太倉陳積者其價相若前此所未有也頗聞外郡旱歉道多流民賑貸之事行將有不免古之善積者人棄我取賤極而貴物理則然廣儲蓄以豫爲之防可也爲有司計必出于

和糴和糴則重擾煩而米且不至矣然則便利之宜變通之方若何而可

又

問古者因生以賜姓胙土命之氏姓所以繫統百世氏所以别子孫之所出制昏姻明人倫莫此為重也後世譜系之制不明妄立擅更固已漫不可稽然稱謂紀載猶頗以有别也今之蒙古色目雖族屬有分而姓氏不立並以名行貴賤混淆前後複襍國家未有明制抑以

為若此者未足害治歟抑敦尚淳質而不變革與否必有至當之說

又

問朝廷比者患獄囚之多且淹也每三歲命五府官分詣諸道決之亦良法也近復尼而不行豈有所未便歟抑以其擾煩而止歟且天下之囚自州縣至于路歲有風憲之審録成案已具上之省部俟報可論決則付之在外有司足矣不然則遣官之出疏其年而簡其人是

亦可也二者之中顧鬬折衷

又

問守令之職最為近民休戚所係不可不愼比常申舉人之令嚴失實之罰卒未睹其効比年此制復格而不行豈以為無益而止歟其故何也今郡守多缺縣令多猥冗不稱或未嘗親民而輙為是官尤不可也銓選之法若何而宜薦舉之方若何而可此誠時務之切者試一陳以觀遠識

又

問郊之祭也聖王之所以敬天而尊祖也有國家者莫先焉方今當太平之期海宇晏清民物阜康肇舉殷禮宜也然是禮之行必將具儀物豐賞賚則財不免于費恩澤覃及則官不免于濫壅寬宥普行則刑不免于縱三者將何以處之不輕于行者豈不以此之故歟其思所宜以佐在廷之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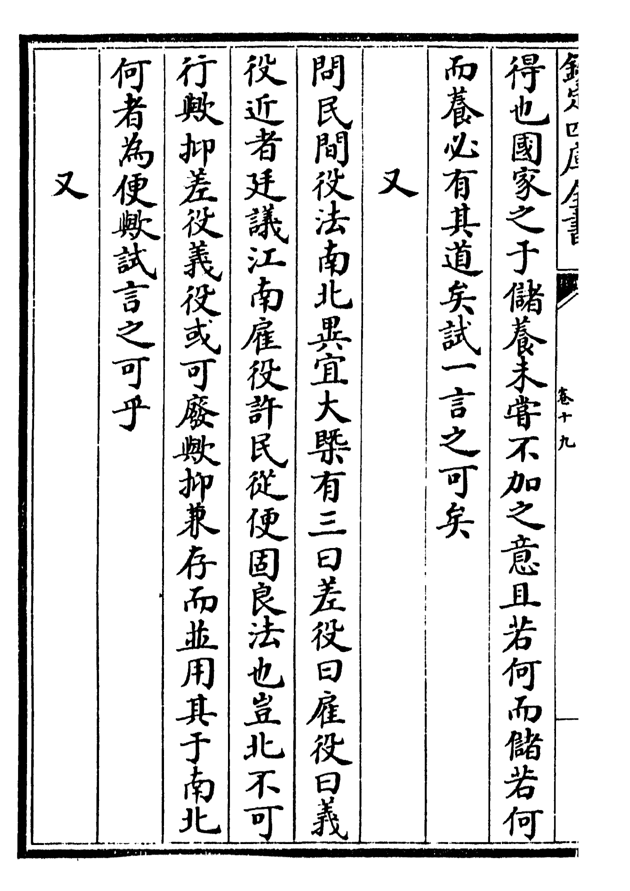
又

問古者惟祀茲酒羣飲有禁漢著賜酺之令法意甚美風俗猶近厚也利興于榷沽而流于後世雖欲禁民之無飲不可得矣今列肆飲坊十室而九糜穀作醪不知其幾倍于粒食也鬬爭凌犯之訟失業蕩産之民皆由于此而為政者不知為之限禁可乎非惟不之禁顧禮為有樂而飲宜縱之爾古所謂樂民之樂者固如是歟伊欲使民循禮而有節德將而無醉非教化浹洽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不能至是則其效又未可以卒致也

其將何以圖之

又

問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謂不可闕人廢事也立政有三宅三俊之目則兼已用未用言之俊所以為宅之本也今天下之廣職官之衆取人之路不為狹矣而在廷之官或尚有缺諸道風紀之正使大郡之牧守往往虛焉豈果無其人耶抑艱其選而不輕畀耶夫才不儲則乏不養則衰失之于平時而索之于一旦不可



得也國家之于儲養未甞不加之意且若何而儲若何而養必有其道矣試一言之可矣

又

問民間役法南北異宜大槩有三曰差役曰雇役曰義役近者廷議江南雇役許民從便固良法也豈北不可行歟抑差役義役或可廢歟抑兼存而並用其于南北何者為便歟試言之可乎

又

問自周之季禮壞樂崩秦滅其籍禮書猶間存一二至于樂則亡矣僅存樂記而止凡聲容器數皆不可考今郊廟樂器果古之制歟其聲容猶可以彷彿古之遺歟考中聲以定律此最要事也果若何而合于古法歟其考詳以對務為精鑿可行毋徒以樂由心生樂主和之說藉口以益其所不知

又

問近者貢士之外復有遺逸之科盖深藏山林高蹈丘

園者嫌于自進而有司不能盡舉爾然夫子嘗曰舉逸民則古已然歟三代時鄉舉里選之公士之懷德抱藝者未嘗隱而不見然耕莘築巖釣渭之流何以不與于賢能之書乎漢之嚴光唐之陽城溫造不可尚矣其他不免釣采華名捷徑索價之譏則為是舉者亦有得有失歟國朝初年徵用儒雅耆碩魁壘之彦接迹于朝當是時科目未興也設科以來得人可數矣特行負其言者或出其間閧别是途或足以矯之歟人心澆訛清議

泯泯彼方沮于進士之多艱而幸于舉牒之易得紛然雜起一郡動數十人遺逸必不若是多也本以待特起之才而反資奔競之輩真其人者必恥于同列則遺逸者愈不可得其制法殆有可議者歟諸生其明思以對期于賢之無遺而舉之不濫豈不以為美哉

又

問帝王之禮至周大備嬴秦滅學經籍散亡漢初遺書稍出博士諸生亦或記之禮古經者今儀禮也記數百

篇二戴删之今禮記小戴書也周官最後出立于學宫
所謂三禮是也前代三禮列明經學究科士猶誦習而
知其說王安石廢儀禮度數之學遂絶不道談虚文而
已夫以三禮論之則周官爲綱儀禮乃本經而禮記諸
篇則其疏義三者固有本末之相須而不可缺是以子
朱子慨然定爲儀禮經傳通觧集註之書未完者門人
又足成之可謂禮書之大全千古之盛典也方今設科
僅止禮記儀禮廢久固莫之異若周官者豈以其間有

與他書不同而疑之歟抑以用之者徒多事而無益歟以唐太宗之英君信其可行關洛諸儒曾無異論世之詆毀者可盡信歟朱子為正學之宗他經訓議皆所遵用禮書乃其用意者而獨在所不取何歟謂宜表章通解一書與三禮並其精治者優異以待之可也明體適用之學莫大于此而去取之際不能無疑願從諸生質之

又

問周衰孔子没七十子之學散異端並起孟子時楊墨盛行前乎夫子固嘗曰攻乎異端矣夫子所指異端者誰歟夫子問禮于老聃親與之接楊朱師老子者墨子或以為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盖莫能明列子莊子皆傳老子之學者莊子亦與孟子同時然夫子之言一不及老子楊墨孟子之言不及莊子何歟觀于七篇之書管晏之功利儀衍之妾婦陳仲子亡親戚君臣上下許行不知君子野人農末之相資白圭之貊道宋牼之利

說固皆在所斥然專以闢楊墨為言意安在歟申韓原于道德之意太史公有此言也彼其慘刻少恩罪浮于諸子當與善戰服上刑者同科孟子獨無一言斥之何歟莊子以儒墨並言無恠也東西都以來儒墨孔老時時發于文士之口韓子推尊孟子功不在禹下而孔墨相為用何以筆之于書歟凡此皆求之而不得其說者若夫後世異端之害又在所未論也二三子究邪說之原明聖賢之意詳陳于篇以觀所學

又

問三代而上義理素明學者習而知之故其材成德立皆能有益于人之國家而治效之盛非後世可及吾夫子語門弟子未嘗及性而言仁亦無正訓是時猶不待辨而明也孟子時則已不然故舉而號于人曰性善曰仁人心大者如此他槩可知矣孟子没而道無傳由漢逮唐諸儒之所誦說學者之所討論皆未能灼然有見于道士生其間不過隨世以就功名而所立卒不逮古

者職此之由歟近世大儒特起始有以續千載不傳之緒性命道德之旨天人皇王之奥焕然大明家習而人誦三尺童子亦能言之可謂盛矣其學之所成就宜可以為聖為賢出而見于用宜皆可以致斯世斯民于三代之上然校功程能視漢唐得人反或不及其故何哉昔猶可諉曰道之不明今何所諉乎豈義理之學果無益于治歟抑學者未能寔知之歟知而未能寔踐之歟諸生學于此將出而用之者也幸推言其然毋使以儒

詬病者得以藉口

又

問有虞之時五載一廵狩羣后四朝廵狩一年而畢四朝分方而至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廵狩之時之事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來朝之時之事也成周則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其年數之不同固因時之宜然唐虞時廵但考制度而敷納明試在其來朝周則

考制度明黜陟並在巡時而來朝無所事者何歟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大行人之職有春朝秋覲夏宗冬遇之别而又有時會殷同乃周官所不載何歟所謂圖天下之事比邦國之功陳天下之謨協諸侯之慮者又各以時而不相通豈圖事者不必比功陳謨者不必協慮歟考之王制則曰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亦周事也則又異于尚書周禮所云何一代之制而自相戾也凡此皆明著

于經學者之所當講而通之者若乃後世廵狩來朝之事非虞周比者未暇及也俟他日言之

又

問古之為教詩書禮樂周之樂正所職是已吾夫子雅言亦止于詩書執禮禮獨以執言是其用之切者尤在乎此也若夫易則掌于太卜春秋則藏于國史非施教之具也吾夫子繫易而暢義理之旨修春秋而著褒貶之法後人始竝詩書禮樂以為六經而學者肆焉樂經

既亡經止五而已夫易兼天人之奧為五經之原是不
可不尊而春秋乃聖人之權衡非學者所可驟語故自
漢以來列五經之序則首易次書詩禮而終之以春秋
其體統次第有確然而不可紊者非以為有優劣也科
目之興人治一經者未有不兼通他經而得為學者也
今之習易書詩者固不乏禮止小戴記已非其至而習
者絕少至于春秋則比比皆是也聖人之所急者置而
不講其視以為可後者則靡然而爭先毋乃好尚之偏

歟為有司者固當據前人之成法寓造士之微權顧乃

非之察而反有以助之豈論聖人之經者不當若是歟

不然則抑揚進退先後多寡之宜必有其道矣諸生平

心而思之毋徇所尚以為説若曰是皆有司之過不在

我則必有任其責者

又

問凡學春秋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

奠于先聖先師此小戴記之文也古者祀祭享之列不

相偕遺未有不尸不蝦不綏不旅不繹而可以言享也
然則釋奠之禮何歟所謂釋者何義歟如記所言止于
春秋冬而夏獨闕釋奠則止于先師立學則并有先聖
又何歟且其云釋奠者必有合鄭氏謂本國無先聖先
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考其下有大合樂之文則
有合者豈非指合樂言之乎釋菜輕于釋奠故不舞不
授器則釋奠有樂矣鄭氏何以為此說古之所謂先聖
先師者誰實為之先師猶可云詩書禮樂之官先聖固

無其文也自魯哀公立廟于孔子故宅未嘗出闕里也魏晉釋奠于學昉見史册未嘗有原廟也唐武德廟周公孔子于胄監貞觀定孔子為先聖于是牲牢器幣日增月益以至于今可謂極盛矣古惟功臣與享大烝未聞弟子從祀于師也弟子從祀于師非三王之典明矣抑其可以義起而莫之敢廢歟開元釋奠儀設先聖神位于堂東西向先師位其東北南向不云有像設及從祀諸子今觀當時人文字所記則皆為夫子南向像門

人亦像十哲而圖其餘于壁是則開元雖著令而時人莫之從也此何故歟夫塑繪之像一毛髮不似則他人而跂足高坐陳器于地未免匍匐就食之譏先儒嘗以為非而因襲之久亦莫之能更也其他尤有大于此者顧以議禮制度非在下者之事是以不得而悉陳若前數者其興襲之由得失之故亦不可以不講也諸生周旋于堂陛之間執事于籩豆之列亦嘗有念及此者乎其著于篇以觀博碩之學

又

問三皇之名經始見于周官未嘗稱其人以寔之也孔安國序書以伏羲神農黄帝為三皇或謂本易大傳然大傳曰伏羲氏没神農氏作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亦無明文也司馬遷史記以軒轅下屬之五帝而小司馬補記則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又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號大與此異二說出于讖緯禨記其果可取以為據乎外史掌三皇之書不言三墳也左史倚相能讀三

墳不云三皇也孔氏以三墳五典合之三皇五帝可謂有徵矣書序之文先儒頗疑之遂以是為一定不可易之論可乎且三墳言大道夫子豈得去之而斷自唐虞乎世有三墳書出宋元豐中果古書乎伏羲畫卦著于易矣神農黄帝之説襍見于陰陽道家農家方藥諸書其果可盡信乎前代古帝王之祭不獨三皇也祭三皇著令于唐夫其開天建極功被萬世固當在所尊我朝大建宫宇春秋祭祀甚盛典也顧乃屬之醫家者流而

限為專門曲藝之祖議禮之意其可得而聞歟緊欲究名號之是非覈書文之真偽訂典祀之當否談三皇者不可以不知也其明辨而詳陳之驗所學觀卓識焉

又

問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聖賢之于言固有所不得已也道之不明不行而害正之説興不容不為後世慮也故六經之文如日在天諸子從而翊之固已有純駁之不齊矣自漢以來諸儒患人讀者之不能通也而又為傳

註焉數千百年賴以不墜近世義理之學復明諸大儒
討論折衷可謂備矣我朝表章宗主其說所以一道德
而同風俗也且經之闕訛傳之遺畧豈得而無天下之
理無窮聖賢未嘗不望於後之人若其本原綱領之正
俟百世而不惑者固無庸以異為也昔人有言曰天下
不可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
彼其垂世立教于此已足又奚待有所增益哉祇見其
不知量耳方今有著書授官之令蓋所以待非常之士

意有在也前代著述之善者或給札下求或身後始出未嘗以媒仕進也奈何不知妄作之徒剽竊緒餘掇拾淺陋無關于義理無禆于政教紛紛爭起奔走自售任考覈者不過假借以成其干請之私其甚者逞私說肆不根習非聖賢以自詭反前人以為高所謂詖滛邪遁當深拒而痛絕者乃使之刋布學宮以惑後生小子之視聽亦可嘆也然一切絕之則失古人精微之意存之而不為之慮則落當世澆薄之風將從何法而可革此

亦學校之所當講者其無以為迂也

又

問射之法尚矣唐虞侯以明之夏商無文而制莫備于周令幸散見于禮書雖不能數其詳試言其一二大射賓射燕射之制何以分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等何以別皮侯采侯獸侯正鵠之用何以異大射擇士既射于澤又射于宮無乃複歟抑有不同歟鄉射之射貢賢能而詢衆庶也不與于三射然則何所比歟主皮之射即貫

革之射尚武力也單族庶人用之猶可其與夫子射不主皮之説抑何戾歟夫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傳者謂射以耦進揖而升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考之禮則醴設于西楹西不勝者亦升既取觶飲而先降爾其與下而飲之文若不相當然故王鄭皆以揖讓而升下為句其義亦不可廢先儒何以不此之從歟雖然是皆名物度數之末耳射者進退周旋中禮

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而可以言中所以觀德行者在此也夫古人于射固幼而習之無不善者然後之為技不可得而並也后羿逢蒙之流以善射稱君子固不能過使之與射則無不中也聖人亦以德而許之否乎此先儒之所疑後學之所未喻者願相與究之

又

問古者視朝之儀所以辨君臣之等通上下之情也其制之見于經者惟周而已考之禮外朝朝朝士掌之內朝

司士掌之燕朝太僕掌之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又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内朝在路門内鄭康成云庫門在雉門外雉門為中門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内據二鄭之說一則由皐門而雉而庫一則由皐門而庫而雉果孰是歟一則外朝在路門外一則外朝在庫門外何以不同歟又小司寇掌外朝致萬民而詢焉註謂雉門外則此外朝又與前不同康成乃謂天子三朝外朝一

內朝二內朝之有二者兼燕朝言之是已外朝有二何
止言一歟此不可以不辨也秦漢以來朝儀非古矣然
漢之大會殿視周外朝前殿視內朝宣室視燕朝古意
猶未遠也至唐則有大朝正衙入閤之名亦沿前代之
意然入閤之儀唐中世始行至其晚年以御前殿為入
閤近世因之又以入閤為盛禮果可以為盛歟歐陽公
之問于劉侍讀蓋有所疑也以公之宏博而猶慎于所
不知況學者乎亦不可以不攷也洪惟我朝制不相襲

惟正旦天壽節御朝受賀常日不復講豈以為煩而止耶抑以為果可廢耶萬一修明舊章則必將有攷于此有志當世者甘岀叔孫通諸生下乎輙因是以覘愽古通今之學者

又

問古之建社有大社王社社侯社大夫以下之社民間之社其名不同而社之有主則一也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主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

與其野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
謂社主曰軍社盖用石為之各一說也三代之松栢栗
齊之櫟漢之枌榆此樹木也言石則吕不韋許慎崔靈
恩之說而各有據也二者何以不用抑其用之各有當
歟且祀社必及稷唐儒云社稷主皆石而先儒之說有
社主而不及稷何歟夫石主數尺半埋地中軍行奉主
則取所埋以載陳㑺擁社見鄭子展則是以石擁皆不
通之甚者抑别有制歟至若孔氏釋論語松柏栗亦用

大司徒之文先儒從之矣竊謂三代之社雖有遷改其所置之處即其境内之土何宜松宜栢宜栗之不同又夏土何以獨宜松殷周何以獨宜栢栗歟是皆口熟其文而未究其義者稽經而考古亦不可以莫之辨也其為我悉陳之

又

問六經罹秦暴焚滅之禍獨易以卜筮存漢初藏書稍出詩書禮春秋皆殘缺不完故書有古今之文詩襍淫

邪之篇春秋三傳之異說周官不合于他書此其體統之最舛者其他文字之訛錯又在所不論也諸儒專門黨同守陋既不能以相通而增析竄移又悉非舊雖易不免矣唐儒定為正義主一說而屏諸家談者不容復致異宋初一二儒者始以己意論說逮關洛建安諸公大明義理訂定經傳又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以為之綱發揮精微可謂質往聖而不悖俟來世而不惑矣是以聖朝建學設科尊崇表章使學者有所據守此先王

一道德同風俗之威典也且論聖人之經于殘缺之餘固未嘗以為全可通而無疑闕其所當闕通其所可通以會聖人之心則求之于此已足矣奈何厭常喜新之徒穿鑿傅會溷亂成說適有以投合好異者之所欲夫非聖之言詖淫邪遁之說古所深拒而痛斥者今反有取焉使後生末學靡然而成風果誰之咎歟茲欲明聖朝同道之意懲陋儒詭經之失亦吾黨之所宜悉心者幸察索言之

又

問治天下者莫大于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冠婚喪祭民用尤切前代皆有成式今冠禮廢久世不復知有成人之義昏禮壞于隨俗喪禮壞于異端麗褋不經甚已近世司馬公書儀朱子家禮號為適古今之宜好禮之家或所遵用然不免于訕笑非出朝廷著令使通習之殆于不可然家禮後出頗采書儀書儀所有或家禮所無又竊聞家禮乃未定之本為人所竊去未及修補

今所行者是也然則二書當考而損益之歟或止用其一歟家禮之外尚有可議者歟謂宜定為式程頒之天下使民習于耳目而不異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不在兹歟若夫制禮之本行禮之意則又所未論者俟别言之

又

問先王之世既遠禮樂之書散亡其存于經者殘闕簡畧後儒又以意為之説使行者莫之適從禮之大者莫

過于郊而異說尤甚請試言其一二天體惟一而或以為六圜丘南郊或以為一或以為二昊天上帝著矣而復有天皇大帝之稱五行之帝信矣而或出五帝之號或以一歲而二祭或以一歲而九或以為日用冬至或以孟春上辛此皆大相舛異者不一之說果有以一之歟至于圜丘方澤天地分祭時日壇壝樂舞器幣亦復不同此禮文之甚明者歷代混而為一恬不為怪宋人集議互相是非蘇氏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為合祭

之証而不知其誤其雄辨歷詆足以移人而先儒深不然之謂自古未嘗有此瀆亂麗褻之禮然當時分祭僅僅一行明知其繆而後卒不能改先儒之説雖明顧未有按據以從事者其故何哉修明舊章講求盛典一破千古沿襲之陋今其時矣諸生其悉陳之

又

問江浙財賦之淵經費所仰曰鹽課曰官田曰酒税其數至不輕也以三者而論鹽課兩浙均之官田浙西為

甚稅止于杭州而已近年法弊害滋民力殫耗富庶之壤化為蕭條朝廷軫念生靈一旦奮然減鹽額十萬羅民食與倉運之法東南之民歡忻鼓舞遍滿田野道路深仁厚澤前所未有也官田者葢仍宋公田之舊輸納之重民所不堪議者非不知其害以為歲久額定欲減無由言之未必聽也今觀于更張鹽法之事則可以見聖君賢相未嘗憚于輕賦而後于卹民當可言可行之時俾得輕減并去不拔之害亦豈不可歟至于酒稅包

辦向馬民樂于從不以為病而今不然其故可知不過官吏虐害之耳若聽民自為而利其利凡防禁之擾煩一切去之其便利可久是豈無術歟今四方之事衆矣槪因仁政之及于江浙者并及二事諸生其亦有聞乎亦嘗講求而思有以處之乎

又

問鄉飲之禮古之所以尚賢而尊長也其威儀度數之節幸存于故自漢以來下逮唐宋郡國州縣猶有按據

以從事者今之賢長吏間亦舉行而非有令著也宜出自朝廷頒示海内使斯民獲見三代揖讓之容以為革心向化之助豈非治世之令典歟竊嘗讀禮考求其故而亦有疑焉先儒謂儀禮為經禮記乃其義疏儀禮有鄉飲酒禮故禮記有鄉飲酒義信也今以二篇考之儀禮則首云主人就先生而謀賔介次乃戒賔記則首云主人拜迎賔而無上事記有三賔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自六十至九十豆各有數而禮無其文若此者何也

孔氏以記義一篇兼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據此則不專釋儀禮其説何以分歟且鄉射之禮飲而後射其義畧同然于主人戒賓而無介至一人舉觶之後獻尊尊酢皆鄉飲所無而鄉飲則畧記遵入于其終或吕為缺而未備必參考而後通其説然歟周官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即蜡祭之飲也月令孟冬大飲烝亦即此歟而鄭

氏云其禮亡今郡國以鄉飲禮代之則是蜡祭之飲本與鄉飲同此又何歟豳風之詩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鄭氏引以釋大飲且鄉飲之牲以狗而此有羔羊抑别有説歟夫為其事者必先明其義講求討論他日舉而措之爾凡是數端其稽之于經而詳究夫先儒之説必有得之以俟有司之采擇

又

問治天下者不能以無刑墨劓剕宫大辟古之五刑也

笞杖徒流死後世之五刑也肉刑難盡復矣比者治盜畧倣劓刑有司閣而不用卒于不行豈真不可復歟律之死刑有二令止為一遂以輕而從重從流之刑悉代以杖乃以重而從輕議者抑未之思歟刑統之書自唐以來隨時修定尤為詳密國家酌古准今亦嘗按據從事謂宜定為程式若昔者明法之科吏而仕者必出于此令之通制或當以刑統附入而使得兼用是亦皆時務之所切也夫治有本末皆不可廢特有輕重之不同

耳若汎為大言曰化民以德為國以禮何事于刑則非所以荅吾問

又

問箕尾之墟幽冀之區欝欝葱葱屹乎皇都峙以西山居庸繚以涿易潞沽山川相繆古今不殊亦嘗有慨然于此者乎肇自君奭啟土建邦彼其化行于南人猶思之而愛其樹況于貽厥子孫豈無遺風餘烈之可言者乎春秋燕人北燕號為弱小一變而戰國悍然與六雄

並何其頓異歟縣金招賢談笑而吏萬乘之國亦足嘉矣結客執仇欲挾匕首以得志又何疎也然慷慨悲歌世猶有存者聖賢之澤反不若是久何歟秦漢之君鋭意神仙談者紛起又不類夫忘生輕死者之為抑樂趨時好而非其本心歟謂其人習戰攻俗尚鷙勇固也然有文武備足為中興元功者摧鋒越河以忠義自奮豈專以勇乎傳詩與齊魯並稱明書禮與鄭馬並列上五經義奏則後世以春秋對策不下晁董者有之於世亂

教衰之時獨祟義方五子皆為名臣豈以戰鬭歟汎遼
金相繼云數百年名世者亦豈之人故老之所傳遺牒
之所記有可一二歷數者乎方今天會運同治教休明
邦畿之近涵煦仁義道德之中士乎居自期戰國以下
不足論也然考風俗以驅治希前人以成德茲固學者
之事尚悉陳之

家塾策問二道

漢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盖有感于董仲舒之言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此其事也趙岐孟子題辭稱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孟子爾雅孝經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據此則文帝時傳記尚有博士五經豈得無之非始于孝武明矣然五經博士之置文帝時不書而傳記博士之罷不知在何時表章之義武帝專之而文帝不與無乃非其實歟傳記固不可同于經讀經者必通爾雅爾雅屬之傳記可也孝經論語皆聖賢切要之言文帝之置博士當矣而武帝不能

復然世儒無有議其失者何耶

又

高帝入關與民約法三章悉除秦苛法所以得民心也其後三章不足以禦奸蕭何捃摭秦法作律九章復用秦法矣高后初年始除三族誅而孝文元年又何以書除收孥諸相坐律令乎新垣平謀逆復行三族之誅則前此所謂除者皆非歟愚嘗讀史至此思之而不得其說其何以通之

禮部集卷十九

禮部集卷二十

元　吳師道　撰

文移

請鄉學祠金仁山先生

嘗聞有道德者沒則祭于瞽宗令學有先賢之祠古遺意也若乃立德立言可法可師當今之所表章學者之所尊信既有其人未列于祠豈不為鄉邦之深恥學校之缺典乎竊見故仁山金先生諱履祥字吉父世蘭溪

人少而好學有經世志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歴靡不博通長師魯齋王文憲公柏從登北山何文定公基之門北山實學于勉齋黄公而得朱子之傳者由是講貫愈精造詣益邃表裏誠篤神氣肅和舉進士一不利棄去以文義游諸公間嘗出奇策匡世為在位者所沮格宋季以廸功郎史館編校召巳不及用隱居仁山下著書以淑後進大德中本道帥臣及部使者敦禮延致聽授講學翕然鄉方未幾而卒所著書

表註大學章句疏義刋于婺江東憲司又刋疏義于宣
學通鑑前編近蒙本道憲司命婺學刋行事聞臺府表
上送官又有論孟集註考証傳學者文集藏于家先生
道德無忝于前修論著有裨于後世列之祀典義叶古
令雖一時之未遑豈公論之終泯况先生後嗣貧屢非
欲藉是以庇身而其見義舉揚亦非托之以要譽如蒙
轉聞有司祠之學宮非惟允愜多士之望抑亦不負風
憲尊賢崇化之心學校幸甚

代請立北山書院文

欽聞聖朝興崇正學表章先儒盖以學術明則人心正儒道顯則風俗美是以上稽孔孟之傳下主程朱之派設科則用其書秩祀則尊其爵至于門人高弟同源分流或抱道懐德以終身或著書立言而垂世故于學舍之外復有書院之置表厥宅里附之風聲夫惟設教廣而立賢多是以致治隆而興善速此我朝之盛典視前代為逺過也伏見故金華何基字恭生宋淳熈中躬稟

異材夙有大志侍父宦游臨川勉齋黄公為令從而受
學遂厭科舉之習博極聖賢之書確守師説不為空言
玩索沉潛涵養淳粹緼經綸之宏畧勵廉退之高節隱
居金華之山北學者尊為北山先生婺守趙汝騰延聘
不就以名薦聞景定中與建人徐幾俱被擢命授以婺
學校教授兼麗澤山長控辭不應咸淳初除史館校勘又
除兼崇政殿説書辭之益力特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
亦不肯受誓老布衣作詩見志既殁錫謚文定平時不

輕擬惟研究朱子之書四書章句集註悉加點抹有大學發揮十四卷中庸發揮八卷大傳發揮二卷啟蒙發揮二卷太極通書西銘發揮三卷行世已久誦習者多近思録發揮十四卷論孟發揮未脫藁文集十卷藏于家採輯精嚴開示明切寔朱學之津梁聖逺之標的也同時魯齋王先生栢寔出其門傳之導江張顗載道北方仁山金履祥校業東州並著範模見推當世淵源所自粹美無疵州里知所尊向後進頼以私淑其賛治善

俗之功不為少矣竊惟先生學紹紫陽之傳道著金華之望潔身叔季有見于幾先闡教文明大行于身後若稽古義宜有專祠今盤溪之上故居宛存過者改容想其風烈或謂昔雙峯饒魯亦勉齋門人前代奉祀有石洞書院何子之學不下饒公北山之名豈愧石洞謂宜即其所居建立書院彰示褒寵以補遺闕竊見近年刱設書院如信之藍山饒之初菴平江之甫里不過文義著作之士因有申明蒙信允較斯人品表異尤宜況其

家非殷富事絶扳援于義非慚有言非忝如蒙轉以上聞俯從所請豈惟慰悅是邦人士之願亦足興起海内學者之心世教所闕誠非小補

請傳習許益之先生點書公文

竊以博士之官掌司書籍講授經旨是正音訓今之職也當職猥以疎庸具員丞乏伏見監學雖有藏書並無點定善本諸生傳習師異指殊不無乖舛嘗聞先儒有云昔人鄙章句之學者以其不主于義理爾然章句不

明亦所以害義理又云字書音韻是經中淺事先儒得其文者多不留意不知此等處不理會枉費詞說牽補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三復斯言誠為至論當職生長金華聞標抹點書之法始自東萊呂成公至今故家所藏猶有漢書資治通鑑之類逮宋季年北山何文定公基傳朱子之學于勉齋黃公若魯齋王文憲公栢寔游其門仁山金履祥並學于何王而導江張顏學于王氏以教于北方何氏所點四書今溫州有板本王氏所

點四書及通鑑綱目傳布四方金氏張氏所點皆祖述何王近時許謙益之乃金氏高弟重點四書章句集註及以廖氏九經校本再加校點他如儀禮春秋公穀二傳併註易程氏傳朱氏本義詩朱氏傳書蔡氏傳朱氏家禮皆有點本分别句讀訂定字音考正謬訛標釋段晝辭不費而義明用功積年後出愈精學士大夫咸所推服謙之學行本道屢薦于朝不幸而没其他亦有著述而點書特為切要今所傳多出副本而其家藏乃親

筆所定可信不差學者得之真適道之指南也如蒙監學特為申明轉聞上司委通經之士親賫善本就其家傳録并廣求呂子及何王金氏之書頒之學宫嘉惠後進寔斯文之大幸

代孫幹卿御史請刋近思録發揮等書公文

竊謂傳道受業必以正學為宗著書立言貴乎世教有補所宜章顯以示激揚當職往歲備員婺州路屬邑獲聞北山何文定公基親學于勉齋黄氏得朱子的傳道

德之望為時師表亡宋屢召授以史館校勘崇政殿說書並辭不受所著書有大學中庸易大傳啟蒙通書近思録等發揮並用朱子本旨不雜他說大學等五發揮刋行已久止有近思録發揮未就內太極圖西銘發揮先刋于紹興其後門人仁山金履祥纂次訂定見有全書盖近思録乃近世一經而發揮之旨尤為精要非泛泛他書之比金氏之學傳之許謙紹述宗旨南北從游者甚衆屢蒙臺府及本道列薦未仕而卒謙所著述有

讀四書叢說詩集傳名物鈔尤有發明四方傳録多以未見為恨以上近思録發揮讀四書叢說詩集傳名物鈔三書不過數十卷計費不為甚大如蒙就于婺州路儒學錢粮内刊板流布幸惠後學其于教化不為無補

祭文

祭邵州判縣尹父子文

烏乎自吾聞梅境章甫父子之死為之驚呼痛怛累旬月弗寧今忍言之哉惟公父子隣邦之特風聲相聞而

初未識邈茲宣城乃並轍跡子忝録曹章甫作邑寔嘗代庖趣迎飛舄遂為交承契分尤密一老昂然年且九十我時進拜誨言懔惻謂世險艱韋柱惡直盍與我子交警互掖我佩斯言日省以惕屬歲荐荒勸分發倉督責峻急赴愬披猖尤賴章甫協贊交相辛而事集謂而稍康胡為繼茲往往劇任精力耗疲更臥而病我時在告枉顧淒凉勸我先歸行亦治裝又貽我詩子餞我觴寒風敬亭涷雪水陽執别愴恨情何可忘烏乎曾謂不

半載而相繼以亡耶自子之歸亦喪季父憂纒病侵尋
聞玆訃仰首號天天不可知吉人而凶善行乃菑彼誣
上行私罪纍丘山者方揚揚得志不此悼而反唶興言
至此如何勿悲旅殯蕭條來還何時不腆雞黍千里以
馳洒淚緘辭庶其鑒之烏乎哀哉

祭許徵君益之文

烏乎紫陽朱子之傳其在吾鄉曰何與王傳之仁山以
及于公其道彌光仁山之門公晚始到獨超等夷遂詣

深造蓋其禀純明誠篤之資厲堅清端介之操退若不勝衣而淵乎其似道經傳之言窮析精微義利之辨昭燭毫釐雅正之文古淡之句纂言著書根極理趣明體適用才堪佐時金華勸講法從論思風紀之職成均之師使得處之無適不宜臬司早辟崇臺列薦禮幣踵門綉衣往見衆人所羡公視藐焉匪以為高吾病沉綿爲乎天既厄公以貧又纒以病貧非所憂病也寔命杜門不出學徒四來隨其淺深耳受心開方科目之暫興競

葩藻與掄魁獨絶口而弗談務善端之深培盖公之學雖不及顯施以為邦家之用而猶歸然繫南北之望足以淑一世之英才小子托文殆三十年指聖途而誘掖極友道以磨鐫骨肉不足以儷其親金石不足以擬其堅比居閒而處獨盍共究于遺編不鄙予以不肖將叩竭于師傳前歲之冬遠役江壖辛音書之不絶慰予心之𡘺𡘺每言病以增劇亦祗謂之常然𤼵兩書于一月乃永訣而終天慨愚生之無成昧出處于幾先誓拂袖

以來歸永相從以周旋竟一朝而舍我獨後死而誰憐歛不憑棺窆不執引我寔負公夫復奚言惟精神之如生耿耿相炤則無間于九泉緘辭告哀有泪如川

監學祭陳衆仲監丞文

烏乎天之生材也不數而材之成也不易祭之何摧傷毀折而不使之永長先生産閩文獻之邦淵源外家佩服義方其耳濡目染者莫非有典有則之學而力追古作則又大肆其力于文章徒步而來京師祭諸公以翺

翔供奉承明論說虞庠壍蜚英而發聞侈黼黻而鋪張
几朝論之所屬吾徒之所望蓋將進而長夫白玉之堂
夫何奇疾纒綿沉憂耗傷冉冉經年靡藥弗嘗極吾僚
友之情而莫之救徒環視以彷徨令其已矣嗟哉彼蒼
雖禄壽之弗登而製作流傳碑板焰耀在四方而不泯
者可賴此而不亡某等謹率諸生相與治喪送靈車之
南返俾奉命以歸藏庶幾盡斯文之誼慰精爽于冥茫
寄哀一奠有淚浪浪

事述

節録何王二先生行實寄史局諸公

北山先生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慧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其仲子也早從鄉人國録陳公震習舉業程課若不得已潛心義理陳竒之崇道公為臨川丞時勉齋黄文肅公為宰崇道公見二子而師事焉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先生悚惕受命于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臨别又告以但熟讀四

書先生終身不忘此語也微辭奥義研精覃思平心易
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為高徇人而少變
也凡所讀書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
見者居盤溪上因朱子門人楊公與立一見推服自此
來學者始衆先生嘗謂為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
服行死而後已舉朱子遠游篇曰此其則也于詩則曰
讀詩別是一法與他經不同須先掃蕩胷次凈盡然後
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為有功謂以洪範參

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敬五事則明明德也厚八政則新民也建皇極則止于至善也至于皇極有休徵而無咎徵有仁壽而無鄙夭則中和位育之應皇極之極功也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現爻象究其義理謂四書當以集註為主而以語録輔翊之語録既出衆手不無失真當以集註之精微折衷語録之疎密以語録之詳明發揮集註之曲折故先生不著述惟

精取語錄以為發揮僅及四書大傳通書易啟蒙近思錄而已晚年則曰集註義理自足若添入諸家語反覺散緩此其精詣造約終不失黄公臨别之訓也王文憲公栢既師事先生先生謙抑不敢以弟子視之王公高明絶識序正諸經宏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先生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諸經既經朱子訂定其未暇者皆非甚切且當謹守精玩不必又多起疑論有欲為後學者言謹之又謹可也先生淳固篤實絶類漢

儒雖一本朱子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
然皆非自外求也先生集三十卷而與王公問辨者十
八卷不因王公之問則先生無一言孰得而窺之哉淳
祐中趙公汝騰守婺延聘請講辭不就後首薦于朝又
率名從官列薦添倅鄭公士懿守蔡公抗楊公棟相繼
延請皆辭景定五年李公鏞為鐵漕會有詔舉賢特上
先生名遂與建人徐幾同被命特補廸功郎添差婺州
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就理宗崩咸淳改

元復除史館校勘御筆兼崇政殿說書降詔控辭再三改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岳廟終亦不受也蓋自嘉定以來黨禁既開諸公以朱子之學顯者不少矣大抵天樂淺而世好深故其所就日下而標掠見聞以欺世盜名者尤不足數先生介然獨立益思有以矯之于其同門宿學猶不滿日恨其早衰不能如若人强健編應聘講第恐無益于人而徒勤于道路爾世當叔季獨抱隱憂尤有難以與人言者然則先生之見遠矣咸淳四年十

二月卒年八十有一平生質弱多病以自能保攝至此

國子祭酒楊公文仲請于朝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十四卷中庸發揮八卷大傳發揮二卷易啟蒙發揮二卷通書發揮二卷近思録發揮十四卷論孟發揮未脱稾近思録未校正餘在家刋布已久太極西銘發揮即近思録摘出者文集三十卷藏于家所標㸃諸書近存者皆可傳世垂則也

魯齋先生王栢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

師愈從楊文靖公受易論語既又從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游父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瀚兄弟皆及諸呂之門朱子銘崇政公墓又有寧庵記瀚請為公墓祠作也先生少慕諸葛亮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竊學之原與其友汪開之同讀四書取論孟集義别以鉛黄朱墨求朱子去取之意以勉齋黄公通釋尚缺荅語約語録精要足之名曰通旨一日讀居處恭執事敬章惕然曰長嘯非持敬之道亟更以魯曆從朱子門人遊獨

楊公與立告以北山何基子恭學于勉齋得朱子傳宜往從之既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為作魯齋箴自是發憤奮厲諸書無不標抹點校四書通鑑綱目則尤著者也嘗謂古人左圖右書後世圖學幾絶作研幾七十餘圖敬齋箴凡日用從事夙興見廟治家嚴飭閨閣清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幼孤事伯兄甚恭季弟早喪撫其孤割腴田與之愛從子侃賢與共學並居開元死與斂且葬凡宗族交友恩意周盡四方來學者隨其淺

深啟誘之尤以大學為首教蔡公抗楊公棟相繼守婺
趙公景偉守台禮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碩皆
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于郡既歸講道于家
著撰益精嘗作易圖推明河洛先後天之驗自伏羲則
河圖推一陰一陽之義畫出奇偶皆因自然之勢而生
八卦文王則河圖郤因已定之卦推其交合乃求未畫
之圖而易位置河圖者先後天之祖宗乎大禹得洛書
而別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洛書之數四十有五

而洪範六經推其事五十有五與河圖之數不期而暗合箕子之傳又推而倍大衍之數洪範者經傳之祖宗乎又曰洛書之所以則河圖者何也洛書以河圖生成之數並位此其大意也以二四易置于東西以七九易置于西南此其妙機也惟如此而後縱横相對皆十于是陽居正而陰居隅矣後天之所以則河圖者河圖是逐位奇偶互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則偶在上而奇在下矣初一曰五

行以下六十五字洪範經也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皇極經也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洪範五皇極居中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相並有並義焉一九三七二六四八相對有對義焉箕子所陳事証相感舉一隅也今三從一横取義亦舉一隅也于今詩則謂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漢初諸儒各出所記是之夫子所删容有存于閭巷浮薄之口者乃以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于王風則削去野有死麕鄭

衛淫奔諸篇皆當在所削也于春秋元年春王正月鄭曰杜征南注隱公之元年周王之正月明白有典則矣豈有魯國之史不用周正而用夏正是不奉正朔也聖人義精理明無其位而輙改正朔悖莫甚焉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四時之序嘗紊聖人欲行夏之時正以此也先儒謂周正非春是矣謂假天時以立義則非也謂以周正紀事無位不敢自專是矣謂以夏時冠月為垂法後世則非也又謂大學致知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

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而不可為目于論
語則謂聖人言行萬世大經曰語曰子顧不得與帝王
之書並理宗時講官徐僑嘗請錫名曾經有詔奉行時
議遷之而止于是為曾經章句以大學中庸孟子為之
傳其獨見卓識多此類也咸淳十年五月微疾手書付
其子缺曰吾不遠矣七月某甲子整衣冠端坐而逝年
七十有八國子祭酒楊公文仲請于朝贈承事郎賜謚
文憲傳其學者仁山金履祥導江張䫉也宋李近臣嘗

言其學行于朝下郡録所著書先生不以出有讀易記讀書記讀詩記各十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卷太極圖衍義一卷伊洛精義一卷研幾圖一卷曾經章句三十卷論語通旨二十卷孟子通旨七卷書附傳四十卷左氏正傳十卷續國語四十卷闢學之書四卷文章續古三十卷文章復古七十卷濂洛文疏二百卷擬道志二十卷朱子旨要十卷詩可言二十卷天文考一卷地理考二卷壘林考十六卷大爾雅五卷六義字原

二卷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歴數二卷江左淵源五卷伊洛指南八卷涵古圖書一卷詩辨說二卷書疑九卷涵古易說一卷大象衍義一卷褋志二卷周子二卷發遣三昧指南一卷朝華集十卷紫陽詩類五卷文集七十五卷家乘五十卷又有親校刋刻諸書無不精善比年婺屢燬散落巳多存者或秘而不傳然其磊落光明者固已見于世矣

吳氏家述

吳氏散居江浙間者乃太伯公族之裔也世遠譜亡不可稽考吾家高祖府君諱杞自衢徙來蘭溪娶唐氏是生曾大父諱烜娶陳氏生三子昌遲其季大父也諱儒宗字景舒元配湯氏繼張氏二女孿生四子男皆湯出女適徐鈌次早世子男諱鈌辛字伯祥令贈應奉翰林文學從仕郎配龔氏贈宜人次諱文字文可娶應氏次諱臯字立之娶柴氏次幼繼他姓由高祖府君而上皆潛美不耀曾大父始好儒命二子治生産而專其季于

學覲命名意可見大父攻苦自力既精舉子業博通羣籍介壯歲當端平淳祐時碩儒耆彥接熟見聞文尚理致弘厚靖夷貌莊而氣和管數大家經旨授者多占科選而已輙不利咸淳季年補國子學先考應奉亦與名待補生而時代變矣事既平中猶治儒不廢與一二遺老以綱紀鄉學為務有司就延以職人尊之曰碧溪先生已而以老休于家先考率諸父承意承養歲時怡愉歡適聰明康彊壽九十猶讀細字書飲酒數升不亂臨終

正衣冠言笑而逝先考元貞大德間受知諸公以教官
選初授金華教諭改仙居所至建官給田有績于學至
大初升岱山書院山長以涉海遠不行與仲季同居均
財無間言篤愛姻黨好賓客施予不倦里中平忿憾拯
急難倚以為重無大小咸得其驩心焉先考無子師道
寔季父所生季父性剛直中無留藏好正言責人率少
合而其心于慈恕最隆動守禮法飭戒子孫惟恐為不
善事隱約終身務培植陰德而已至元癸未先大父已

七十餘而師道始生鍾愛甚脫襁褓臥起飲食挾與俱能言口授以書喜其可教少長課以詩賦兼講經義嘗言之曰吾束髮即試有司中年後偕爾諸父迄無成非藝不善也今夢寐猶不離場屋間殆習氣歟抑時運爲平科且復歟不然謹身飭行猶不失爲善士爾其毋忘學也又曰吾家世以善聞而清白相承吾性尤寬耐有犯不校一時名成志得頡頏作氣勢者安在而吾幸獨存崎嶇兵戈盜賊間人無怨仇之者更善遇之及今老

壽子孫衆蕃意者天之報施乎嚮于子者將發于若等乎命先考以師道後曰他豈無可立者不可使文脉由吾家嗣而絶躬保護而成立之没然後已不幸吾家繼罹憂患生理遂落挾册無救飢寒雖諸父不以責師道也每念遺訓為之感涕刻厲歷十四年而科目興又七年忝與末第幸先考季父猶存而悲吾大父之不及見矣時先妣亦已卒數年間先考季父皆及八旬禄養未充而相繼淪喪烏乎痛哉師道蒙恩官七品僅得追贈

考妣自先大父葬銅山鄉中徐之原從祖妣祔其後先
考妣亦葬于旁當時咸無志石名諱歲月久將泯沒不
肖孫之罪益重矣蓋先大父生嘉定壬申九月十四日
沒以大德辛丑十一月二十九日葬以甲辰十二月丙
午二祖妣生沒俱在家遠不能詳先考應奉生以淳祐
乙巳九月十八日沒以至治癸亥十二月二日葬以泰
定乙丑二月丙申先妣宜人生以淳祐癸卯二月三日
沒以延祐丁巳八月三十三日葬以己未十二月庚申

季父生以淳祐辛亥十二月一日沒以至順辛未五月二十一日未葬詳吾之所自出故弗他及王于追録故諸孫以下不書烏乎富貴之澤易衰詩書之傳難繼合吾同祖之族與吾為昆弟今存者四人與吾之子為昆弟者九人隨俗變移希不失業勢葢有不得不然者然因是以致顯耀固非冥冥中所樂聞此師道所以蠹然而傷惕然而懼也方藐焉子立雖仕而微其守官厲已動循家法故日趍于空乏不自振然用是不辱其身以及

其先亦足以報矣顧吾祖宗之所以流澤者大而猶虛其應幸而名秩稍進推恩之典得上及而旁推異時表于其阡陂以昭荅萬一是未可必也師道二子幼就學能以世系為問因詳書示之并以先大父所付屬者具載焉或者善人之後獲徼福于天昌而大之永永勿墜師道之志其有俟乎至順三年歲次壬申十二月二十有一日嗣孫師道百拜敢謹志

諸公題志後

右蘭溪吳氏家述延祐七年進士吳師道所自著也歷叙其大父母父母之所以培養深厚與夫為善之道以期其後人之意甚至元統三年暮春本由錢塘移舟瀫水之濵與吳君道舊經日觀所著述尤切切于天理民彛之間而是篇乃所以示其子若孫使知其世之積善成德非偶然者且命本以顔楷書之藏于家來本少時嘗讀歐陽先生瀧岡阡表未嘗不抆涕謳吟反復感歎葢其言出于至情足以當人之善

心吳君雖未能大施其素學而歷官每以清白稱使其逄時得位則其推仁錫類豈不周浹也哉所謂養不必豐而全大節以表瀧岡者其亦有行也歟是歲仲夏京兆杜本謹書

又

太史公作三十世家以吳為首自泰伯至夫差可覩已其後以國為氏雖散在四方去之千載人猶知其同出于句吳世家者以其氏也余忝與金華正傳甫

同氏余家德讓堂正傳寔嘗記之今觀正傳所述世德之美家學之盛余亦與有忻慕焉夫策名上第而榮逮其親世未嘗無也余獨愛正傳名益進德益修而聞譽益有光于前人此非衆人之所能及也然余觀正傳之心兢兢自持惟日不足是豈有所為而為之者哉蓋其平生之學本以昔賢顯大其先世自期而吾之顯其親者猶未至則如奉拱璧如持槃水所以自持其身者不得不厚而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

從之殆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凡

正傳所以自述而遺其後人者不過如此若乃謂其

不自足于已者將有所取必于天斯亦過矣余懼讀

者未之詳也故書之下方番易吳存書

又

昔李先生潛訓其子以不欺而寧遲于取應後三子

相繼第進士其一人名朴者學于程門致位尊顯而

先生贈開府儀同三司夫世其德且榮名追崇之子

道其庶矣乎然二者得兼固人之所願抑富貴在天世德在我在我者可以勉人則不能必于其天有諸中失于外君子且將曰幸哉有子如此況內外兼之而在外特未大慊于志由是之焉又自有致其光昭之道乎友人吳君師道自其大父暨應奉公善蓋于其鄉既賢且文數奇不遇于進士用是遺其子孫君奮儒科為大邑所至有聲亦既錫光幽壤矣均弘盛典其有待乎官資之崇歟孔子曰孝者善繼人之志

善述人之事太史公曰爾為太史無忘吾所論著余

觀此稿有契云東陽許謙謹題

又

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后稷始為農師而農事

之所宜自盡其力者不可以一勦名也要其所成有

相之矣詩人推原其本而為之辭故以誕之一言發

之誕非大所能盡也吾友吳君正傳用儒殖家閱三

世百年而君始以文行奮由科目自致膴仕推恩及

其考妣駸駸乎祚胙之大而益滋者也君示予以所自為家述載其服襲于家庭之至行與紹聞于祖考之訓言誠切懇惻足以興起人性之善而和諸物則之懿然則即詩証之所謂后稷之穡非能自致蕃育如此固有相之以道耳歐陽子曰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兹非據乎烏蜀山人柳貫識

又

吴氏家述者池州建德令吴正傳父之所著也惟吴

氏蟬嫣有周有周伯父讓德弗嗣來孫于荒子孫以
國命氏爰滋八方逮河南守革秦嬈苛布漢寬大于
時治行第一達賢治嘉氏族丕賴大司馬翊漢中興
强毅忠盛奕葉繩繩靡代不競相我正傳父世植粤
部以茂行芳聞揚于大廷日宣三德以夙夜浚明永
念祖考載勤載耔毓彼耿光濬源發祥則此其始昌
也乃誕播厥辭以無忘振揚在昔彖常作詩教德于
會吳陸居晉世頌有文嬀昂樹碑先烈是徵理翱尊

祖寔録以興至于今日允其斯誼公聽竝觀不僣于
志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仁人君子之愛其親豈
惟有以悦其天抑又有以被乎人益推巳之善以達
人之善凡觀感而興起者皆善善而無恨也美哉乎
賢君洸洸乎仁風浪浪乎休聲超乎其盛則覺乎其
前聞也吳方茂厥勳奮民庸國動進律加復用嘉貢
于祖曾慶流紘紘施于後昆畸人寡思不足以觀其
碩尚秉筆執簡以序我友之勳云耳東陽張樞辭

又

素獲從國子博士吳先生遊先生之學弘深縝密本末具舉使不至擢科從仕亦足以顯其先世矧紊觀內外奉公守法風節凜然錫類疏封榮及幽壤猶有待也讀先生紹述其先德并及其所存詳而覆宜可信矣臨川諸生危素題

禮部集卷二十

附録

元故禮部郎中吳君墓表

元有文學政事之士曰禮部郎中吳君諱師道字正傳受性剛方蹈道貞固以仁為經以義為用以規為瑱以禮為輿學則探其奥旨見聖賢之心行則踐其嘉言合君子之度非大公至正不接于心術非忠篤豈弟不見于猷為所謂時之龜龍邦之利器士之標準民之懿則

不疚不跲初中終皆可舉也君婺州蘭溪人吴太伯之後也而臧于越子孫以國為氏播植華裔代有名德若河南守之治行大司馬之功閎廣州牧之廉清左庶子之文學皆載在方冊裕于後昆君承是覆露蔚有矩儀四世祖杞自信安來徙曾祖輝配陳氏祖儒宗宋國子監進士配湯氏張氏進士君生四子長子辛贈應奉翰林文學從仕郎配龔氏贈宜人季子枽配柴氏君寔季之子父在以大父命為伯父後幼而穎悟長而不羣問

學疾力瞻視審定大父尤所鍾愛期于有成年十九觀西山真先生讀書記慨然嘆曰義理之學聖賢之道豈不在于此乎吾前日之自以為適者今則深可悔爾至大初聞白雲許先生謙從仁山金先生履祥得何王二公之文學而上泝朱子之傳乃述所得于已者以持敬致知之說質之先生先生味繹其言深加敬嘆以延平李先生所以告朱子理一分殊之言為復遂定交焉心志益廣名譽日聞至治元年辛酉歲登進士第解巾褐

為高郵縣丞階將仕郎至官之日疏剔壅滯咸有條理
明達文法吏不能欺漕渠決壞水泄入湖平地泛濫而
運道不通君躬董其役築大堤以捍漕渠規偃瀦以瀦
湖水既成往來頌之三年秋水大淹民以菑告君行水
所至悉得其寔未幾丁外艱服除改寧國録事以覃恩
陟從仕郎宣城自昔為雄富之邦在今為兼事所涖地
大民豪政充事繁君載覽氓俗周爰令圖絶其尤違布
其條教當師旅之興丁飢饉之歲事為之制官修其方

吏士豫附夫家寛息始而人以為煩久之民安其政天歷元年戊辰歲徵兵江淮以遏賊師掌兵者統馭無狀軍士肆為攘奪舞刀出戰羣行入市脅市人取財物人憾或不與則縱火殺傷人城人震慄府縣吏皆閉門自守無敢誰何君嘆曰食人之食者憂人之憂倘人人辟匿為自完計如一城生衆何乃單騎按行捕殺傷人縱火者搒掠市門外衆兵譟呼揚言吾屬等死耳録事待我急我必殺録事君聞之使號于衆曰録事在此敢害

録事者前衆不敢動會諸路兵涉道為暴君晝則綜理
官事夜則廵視營落兵衆讋服城人以寧二年而已歲
大旱黎民阻飢宣城一縣仰食于官者三十三萬口廉
訪使者議賑民以君攝縣事措置荒政先是城人鈌食
君禮勸大姓得粟三百餘石平估而糶者一萬餘石四
埔之内無飢人至是悉召縣民禮勸如初衆皆聽命籍
其户為九等得粟三萬七千六百石以均賑飢人明年
春二麥猶在田君白廉訪使者轉以聞中書御史得官

粟四萬石贓罰錢七百三十定㢘訪使者掾出勸分旁郡得鈔三萬七千七百定選郡府公能使以等第分與民君獨任其三之二與飢民為約束號令嚴整沓吏而受分者日數千百人無敢譁者有偽易服來受分居衆中指其人顧吏曰取彼吏擒之敷問得其情衆大驚以為神明所以賑其民無不盡其理三十餘萬人皆賴以不困㢘訪使者列其治行薦于朝至順元年庚午歲以疾予告明年遂歸在官幾五載去之日自始至今宣城

之民誦樂而歌思之元統元年乙亥歲遷池州建德縣尹階文林郎建德依山以為縣君能因其俗以清省得其民明年旱其備禦之法如宣城時事學宫庳陋君始至撤而新之以勸衆士郡學有田七百畝為豪右所侵久之不能治郡學以言郡郡下其事建德俾君究治之君按其圖籍悉以歸郡縣學後有泉曰清白宋縣令梅聖俞作亭其上歲久堙廢君修而復以厲僚列盜起漳州朝廷出侍衛軍討之次于建德君拊慰得宜民不知

軍在其境建德素少茶而榷税尤重邑人苦之乃移文所司極言其斂榷税為減民以少蘇三年之間枹鼓不鳴細民得職供賦税給公上而已至元末朝廷更化妙柬名儒以教國子令中書右丞呂公思誠侍御史孔公思立雅知君時皆在中書提衡稱薦遂自常選中擢國子助教階承務郎明年春升博士換儒林郎六館諸生無不敬憚人自以為得師君在京師未嘗事造請惟晨夕坐館中課諸生講明經義表章正學惟恐不及或以

為太嚴者君聞之曰為人師而可以寛自處乎吾盡吾職而已遑及其他嘗語諸生曰聖人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之學至許文正公而後定向非許公見之之確守之之固其不為異論所遷者幾希故在館三年一遵朱子之訓而守許公之法未嘗以私意臆說參錯其間有持異論而來者君辭而闢之曾不少假諸公言于朝請以劉文靖公因從祀孔子廟廷事下國子監君以為劉公以葢世之才而為朱子之學其學術之正固無愧

于從祀然事大體重非學官所專決必廷中集議而後可施行始疑其持兩端不肯即下議未幾咸以為是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公翰林學士多爾濟巴勒公薦君堪任翰林國史以為道德性命之明達禮樂刑政之該通操行清白而不愧于古人志節剛方而不狥于流俗未報而君以生母之憂南還矣時至正三年癸未歲春三月也君素強無疾是年冬忽患痞猶端坐終日講學不輟嘗校文江西甄别有序廉訪使者耿公渙深相器遇舉

以為儒學提舉官事上不報後校文江浙士尤服其精允四年甲申歳江浙行中書大比取士夏五月遣幣聘致君議欲以主文君以疾辭使者以丞相意堅遂委幣而去秋八月疾有加乃反幣且上休致之請遠近聞之莫不失望十七日癸酉遂以疾卒内外易之際精爽不亂君生于至元二十年癸未歳二月七日壬辰壽六十有二娶徐氏封宜人子男二人長深先三年卒次沉女一人適同郡趙虎臣孫男一人池女二人以至正五年

乙酉歲九月十有七日丁酉葬于銅山鄉中徐之原初休請既上朝論惜其去久之乃得請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命下而君之卒巳久矣所著書蘭陰山房類藳二十卷易雜說二卷書雜說六卷詩雜說二卷春秋胡氏傳附正十二卷戰國策校註十卷繹守居園池記校註一卷敬鄉録二十三卷君于書無不觀亦無所不通為文章清勁善持論晚益踔絶有史漢風經說明辨剴繹補其所未備啟其所未喻非苟為同異事攷守而

已戰國策一臣高鮑之論而長短之説遂為成書園池記暇豫所屬亦足以正名物事淹該敬鄉録質而不俚詳而不蕪去先賢耆舊傳遠甚君之喪始訃予奔哭之慟將即窀穸門人徐元以狀來請以揭其墓烏乎予尚忍言予友耶昔三代之時道術既一風俗既同士生其間學藝修明而德行純備其出而見于世皆可以為大夫士君公上賴其成而下被其澤歴世浸久而風聲不泯者由習之于豫而用之得宜故也後世論人之方不

能如古而士以未成之才輕試于用往往習之非豫而用之不得其宜是以政不堅凝而民受其敗君方泥蟠里閭已負衆多之望一旦起自諸生而受民之寄人皆以為習之于豫而用之為得其宜矣其出而從政也布政厚下為世吏師其教于國子也均已成人為時明法朝士抶目大僚引重使得寵永年充遠量束帶立朝何適不可昔賈誼董仲舒有王佐之才值好文之主而迴翔下國中道而没有志之士于今為慨君以董賈之資

而處休明之世抱已成之才而操可用之勢函位未極怛化俄及可勝痛哉烏乎人誰不死而不忘者存君行修于身澤施于人而言著于後他日祠于瞽宗立于學宫俾遡聽遐觀而後來者勸亦可以不朽矣予投分于君三十有五年班才不渝而始終如一其知之也深則序之也備愛之也道則言之也公雖死者復生而生者不愧吁嗟乎吳君去白日之昭昭襲厚夜之冥冥邈儀刑兮既遠尚有考于斯文吁嗟乎吳友人

東陽張樞文　京山杜本書　河南陳思謙篆額

墓志銘

浙之東州有數君子爲海內所師表蓋自朱子之學一再傳而何王金許寔能自外利榮蹈履純固反身克己體驗精切故其育德成仁顯有端緒若白雲許先生爲蜀柳先生皆已後先亡没獨正傳吳君則同郡而合志以正誼明道扶樹世教而已任者也朝廷方用之成均庶其興起正學以作新斯人而今又亡矣缺茲謝病空

山臥念斯文契好洙泗時零而君之子沉乃千里致辭請書長史張君之文表揭墓上又以門人徐元所述事狀欲與銘其玄室且謂罄海内之交相知尤深而敢以淺陋辭乎故緝次而序之曰君諱師道字正傳姓吳氏太伯之裔也高祖諱杞自三衢徙蘭溪曾祖諱輝配陳氏祖諱儒宗故宋國子監進士配湯氏張氏生四子長諱辛贈應奉翰林文學從仕郎配龔氏贈宜人季諱桌配柴氏君乃季之子應奉公無子以大父命君為後大

父愛其穎異欲以續冢嗣大父臥起飲食與俱期以有成稍長課之詩賦經義即詞明理順年始十九觀真西山先生讀書記慨然嘆曰聖賢之道豈不在此乎前日自以為適者深可悔爾至大初聞白雲許先生謙從仁山金先生履祥得文定何公文憲王公之學上泝朱子之傳乃述已所得持敬致知之說撰書質于許公深加敬嘆即以延平李先生所以告朱子理一分殊之言為復自是凡一辭之未瑩一義之未安輙往復詰問訂定

方已于是造詣日深譽望日隆至治元年辛酉登進士第授將仕郎高郵府高郵縣丞至官之日條理紀綱若素履其事者至于畜泄渠漕拯救民傷民蒙惠利未幾丁外艱服除改寧國録事升從仕郎寧國為江左大郡而憲府臨之君不亟不徐剸繁禦暴賑荒聽獄一以忠信行之凡屬境寃滯憲府委之處决咸稱平凡居官五載以疾予告而歸民歌訟追思久而不忘廉訪使者具其治行列薦于朝至元元年乙亥遷池州路建德縣尹

官文林郎與民約以清心省事新其學宮尊意于教養凡有堙廢考圖按志悉復其舊宋梅聖俞嘗宰斯邑有泉號清白重建亭其上以激勵僚屬地産茶少而征課重則力言于所司以減免之時值漳寇兵興朝廷遣侍衛親軍討之屯次境内者兩月君撫慰得宜民賴以安三年之間田里清謐二稅之外無餘事矣朝廷更化之初選用名儒今中書左丞呂公思誠侍御史孔公思立知君學行時在中書薦擢君為國子助教階承務郎明

年升博士階儒林郎六館諸生素聞君名無不悅服在京不事請謁晨夕坐館中講明經義表章正學且請立何文定公書院嘗謂諸生曰聖人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之學至我朝許文正公而論定向非許公見之之明而守之之固未必不為異論所惑矣誠宜一遵朱子之訓許公之法私意臆說無庸參錯其間擒文之士有持異論者辭而闢之或請以劉文靖因從祀孔子廟廷事下國子監君以為必廷中集議乃可施行始疑其持

兩端不即下議既而是之翰林學士承旨庫庫公翰林
學士多爾濟巴勒公尤重儒雅薦君明于道德性命通于
禮樂政刑操行清白志節剛方可任翰林國史未報而
君以生母之憂南還遂移疾上休致之請朝廷授君奉
議大夫禮部郎中命下而君已卒矣先是嘗校文江西
甄别有序又校文江浙士服精允至正四年浙省以幣
聘君主文君弗及往士論尤痛惜之君生于至元二十
年癸未二月七日壬辰享年六十有二娶徐氏封宜人

子男二人長深先三年卒次沉承其家學女一人適同郡趙虎臣孫男一人孫女二人以至正五年乙酉歲九月十有七日丁酉葬于銅山鄉中徐之原以深祔焉烏乎君之學行傳之門人弟子信于朝廷功有所立德有所成著書續文各若干卷長史張君既論述而表顯于墓矣乃本其師友端緒而為之銘曰

聖賢之道具是成式世迷其宗乃鮮知德買櫝還珠蔓延刑塞愿恭色莊誇危欺黙不有先知孰祛尤忒偉矣

吳君剛明易直探端泝源正其學植理一分殊擴充意極高仰堅鑽淵窺海測日省時維躬行心得斆敎成均寔宣乃職克振綱紀凡為規則胡不百年康民華國幹摧儒林罔不傷盡金華莪莪泉源湜湜來溉來瞻孜斯貞勒

京兆杜本撰并書篆

吳先生碑

元國之博士吳先生既卒三十有七年其子今翰林待

制沉告于太史宋濂曰先君學行海内靡不聞然知而尤詳者莫如鄉人鄉人知者衆矣好道而諒直者宜莫如子圖其傳俾久弗忘非子之屬而誰與濂于先生固弟子行幸執筆從士列咸餘教所曁且與沉友雖老矣寧敢卒辭先生吳氏諱師道字正傳婺之蘭溪人少勇于學不督而勤始為文辭輒驚駭長老未冠讀真文忠公書大悔初所為非是即以聖賢自師時許文懿公以朱子之學淑學者先生持所悟識造門質難許公甚敬

禮之授以所受心領意繹日開歳化歛戢充横克削就規矩㸌然有聞于時至治元年舉進士登科授高郵縣丞階將仕郎漕渠決泛原陸漕不通先生集工隄之三年以外艱歸服除改寧國録事轉從仕郎天歷元年徵江淮兵過郡將弗簡下兵白晝拂刀戟走怖市人取貲貨不與輙縱火焚廬舍横甚自郡守以下皆畏喋不敢治視民慼若不知先生曰兵無狀賊天子民不治且不可制遂從數卒行市捕得縛市門搒掠示衆衆讙譟大

呼曰何錄事乃敢爾吾曹死耳不忍為人辱必殺錄事先生聞之獨出謂其衆曰錄事儒者易殺敢殺者來錄事不汝禦也衆腭眙不敢有言退相戒曰他人易凌慎勿犯吳錄事明年飢先生平價勸分得粟萬餘石食城中民既而宣城民仰縣官食者三十三萬口廉訪使者以先生能吏檄攝縣賑飢悉名大姓第其家為九等出粟有差得三萬七千六百石飢者以不殣死又明年春未麥先生白廉訪使請諸朝發官廩十萬計使者亦遣

掾使出貸旁郡復獲鈔數萬定選廉察吏賑民先生任三之二籍民為曹伍以次呼名受錢粟襁負充庭中若無一人然既有受而易服重至者先生目吏取其人于衆中詰之具伏左右相顧疑為神明居五載條教修完事治奸息廉訪使者薦于朝以疾引歸重紀至元之初遷文林郎池州建德縣尹新孔子廟堂廣學舍豪訳侵郡學田七百畝郡下先生問狀按圖絕豪訳歸諸學建德非茶區民苦茶稅先生言不便報減稅民賴之中書

右丞呂公思誠侍御史孔公思立薦先生經明行高宜為人師召為國子助教階承務郎踰年升博士進儒林郎先生聲著中朝者久士子聞先生至喜曰是婺吳先生耶相率持所疑指問闢以機鑰皆嘆服去先生因所聞陳說誨誘端簡嚴肅經義一本朱子排斥異端有詆朱子者惡絶弗與言初許文正公衡在成均時宗朱子以為教其法具在先生守不變學者信向如文正時禁林近臣復薦先生才任修史未報至正三年先生以內

艱歸明年江浙行中書省當大比聘先生取士疾作不能行上書請致其仕八月十七日卒于家壽六十二旣卒命書下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五年九月十七日葬銅山鄉中徐之原先生之先居信安四世祖杞徙蘭溪曾祖輝祖儒宗宋國子進士考桑世父卒無子以考命後之卒贈應奉翰林文學從仕郎妣龔氏贈宜人先生娶徐氏封如龔氏二男子長深先卒次沉也一女適趙虎臣孫男若干人先生于書無所不覯故無所不

熟涵蓄淵邃不可涯涘為文務自理出暢而不繁崇而不矯有蘭陰山房類藁二十卷易書詩春秋皆有雜說通十卷戰國策校註十卷絳守居園池記校註一卷敬鄉錄二十三卷自聖賢之學不傳篤信者失之拘而不適于用喜功者失之詭而不合乎義二千年間非無豪傑之士而功烈不少見于世者不以斯耶宋之君子後先繼出推明闡抉疏闢扶樹理無不章事無不備雖聖賢復生為後世計無以加矣然卒未有由其說而大有

為于天下者豈非有志者鮮矣先生早有所聞尊而行之守道而不遺乎事致用而必本于道施其緒餘于郡邑已足以震耀當世使假之以高位而獲大行被其潤澤者夫豈細哉卒止于斯謂之天也非耶雖然觀其所自立不既偉矣夫銘曰

聖學之傳猶日麗天光華赫如焰被彼埏有足者行有目者覩致力成功咸以日故使日自明明不照物雖曰行天何取于日其忒善燭而不能遐如膏與薪厥功幾

何道積于躬用見乎世微之一毫大之無外在聖有作
佐適造周天包地含岳立川流區區霸功寔悖于道單
曲偏岐膏薪之耀歷世二千濂洛擴之有丈而南考亭
拓之夷其榛荒亦有車馬有駕而行可盡天下彼昏不
由狹徑是趨殫其智能陷于泥塗惟婺有傳考亭之適
先生是承孔武且力涵而俾深植而俾成濯其光晶有
嶷其明始奮而仕不辭下位道無循精崇庳一致繩豪
鋤強煦其弱羸父嚴母慈亦作之師廷臣咸言其道可

斁帝曰女來掌我邦教有肅威儀有秩詩書大帶玄端
開陳聖謨使陟而升可釋四海世方仰之曷為不待不
顯者身道則不亡遺書滿家百世彌章世覯其書將考
于為勿謂易知斯道在斯

禮部集附録